

边陲那坡换新颜

□ 莫维铭(壮族)

我的故乡弄怀村,地处桂西南茫茫群山间,南与云南毗邻,北面有一座雄峙的山脉阻断,村前与定业河遥遥相望。

囿于交通限制,过去出行极其不便,去住乡府所在地的龙合,一路涉水越岭,得步行四个小时方可到达。去一趟那坡县城更是不易了。

少时,从大人言谈中,模糊知道那坡是县城所在地,有熙攘的人流,喧嚣的街市。彼时,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。

1988年秋天,我从乡下到县城那坡中学读高中,从此开启了在这座边陲之城三年的学习生活。

那坡中学位于南街中段,背靠西山。高一时,我与乡下来的农村子弟一样,在学校内宿。每天三点一线,专注于学习,校门外几乎充耳不闻,知之甚少。

高二时,二哥从乡下调到县城工作,我便搬出学校与二哥住在一起。我们居住的地方紧挨县城最好的小学——城厢小学。每天清晨,听到小学的钟声当当响起,我就背着沉甸甸的书包,步出粮所,先是路经汽车总站侧门,再踏上南桥,沿一段河堤石板路才走进学校。一天六趟往返,让我对路经的车站、南桥、流水、榕树、水杉、河堤石板、一些门店,了然于胸,熟之又熟。

印象最深的是南凤酒店,当时还属于国营,有餐饮,有住宿。缘于靠近车站,早晚总是人满为患,热气腾腾,豆浆油条飘出的香味常常令我垂涎欲滴。南桥桥头有棵苍翠古榕,根如虬龙,枝若巨伞。古榕下经营一间不大不小的日用品商店。虽是日用品商店,却顾客盈门,还不时瞥见穿着绿色军装的子弟兵光顾,气息逼人。

过了南桥的交警对面,有一家山珍草药的收购站,一年四季散发浓郁的药味儿,有的是我熟悉的家乡草药味,有的则是闻所未闻的其他气味。临近校门,有一家酸野店,课余时间,女同学蜂拥而至,用竹签串着酸野美滋滋地嚼咽,而我最垂涎的还是店里的开口笑和耳朵饼,饥肠辘辘时,那些吃食总是诱惑着我,虽然隔周甚至更久才偶有口

福,却难以忘怀。

高中的课程很重,但课余时间,我会忙里偷闲,在县城四处游走、闲逛。对于我这样的“农村仔”而言,四处游走闲逛,也算是增长见识。尤其从车站到电影院到街亭,从东泉街再到公园,我是走了一次又一次。

由于地势使然,县城不大,两边山脉让县城无法从容伸缩,显得狭窄逼仄。一条自团结水库顺流的小河穿城而过,四时清澈,水草轻悠,小鱼小虾在其间“皆若空游无所依。”

县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,大概只有百货大楼算是地标楼了,亦不过五层高。有的只是老街,深巷,旧屋,以及深邃弄里人工种养的花卉绿植。看似平常,但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依然感到新鲜无比,新奇满怀。每年夏天,院墙外悄然盛开明丽的月季、太阳花,房前屋后亦绽满指甲花、蓝雪花。

本以为那坡中学才有桂花树,不料街上亦随处可见,有的长势还十分挺拔苍翠。南方地域丰饶的花草绿植与县城独特的烟火人间相互映衬,氤氲成令人陶醉的气息。除了市井小巷,我更喜欢去的还是新华书店,虽然口袋空空,没钱买书,但近前浏览顿觉书香萦怀,也是一种精神满足。

奇山秀水间,胜景美如画。感驮岩是那坡公园的主景区,是我最迷恋的幽静之地。那里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,相互观照。那水塔,那丹青,那楹联,那廊桥,那幽洞,无不陶冶人之情操,开阔人之心胸,愉悦人之神志。睡莲开在湖面上,孩童在浅滩戏水闹腾,湖畔柳条如婀娜女子腰肢扭动,撩人心境。悬崖之上,“吸尽天云”四个大字遒劲饱满,千古不朽,令人称奇叹服,是谁挥

毫泼墨,迄今我都未曾得知。天赋胜景及悠久文脉,让这个地方有了旅游胜地的天生丽质与勾人心魂。

东泉街里的东泉水源头,也是我常去的地方,尤其心绪不佳,学业受挫,我便去那里流连、散心。清澈的泉水从人工雕制的龙头汩汩而出,或疾或徐向公园方向流淌,润泽伏仗、者庙(地名)等周边广袤丰盈的千顷良田。

东泉招待所依山傍水,涧泉处处。那泉很是洁净,也有性情。“道边白水如牛湫,知是山泉一脉来。”临泉而坐,心间阵阵清凉,亦有“蔚然而深秀,溪深而鱼肥,泉香而酒冽”的意境。附近的居民有福了,他们濯缨濯足,淘米洗菜,烹水煮茶。廊道两侧竹子婆娑,摇曳多姿。彼时的东泉招待所听说都是接待贵宾远客的,这让我羡慕不已,就想今后会不会有机会也住到这样的酒店呢?

三年后,1991年秋天,我作别亲人与师友,去右江民族师专上大专。毕业后,我犹豫不决,也曾想过回到那坡报答乡梓,但最后还是留在百色工作、定居,直至现在。

倏忽间,30余年的时间如流水而逝,前几年,同学们组织了同学聚会,师生齐聚一堂,格外亲切。时光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痕迹,有的老师已经故去,健在的也都桑榆已晚。我们在母校拍照合影,细数桂花树的年龄,闻闻夜来香的馨香,缓步经过旧饭堂,在图书室原址驻足,在宿舍阶前感慨。从上俯瞰,母校掩映于翠色间,更美了。

这几年,我去那坡的机会是更多了,有时出差,有时探亲,每次回去都感到新的变化。不仅道路变宽了,也变得美了。县城的美化、亮化、绿化,不断簇新翻页。曾经寂静偏僻的那赖(地名)方向已是高楼林立,处处

酒肆商铺。烈士山下的体育中心宽敞壮观,早晚锻炼健身的人们,脸上总挂着幸福甜美的笑容。

在我高中时,那坡城至那仲方向还是一片荒郊,四周任庄稼和村庄环绕,如今已是一条宽阔的一级大道沿河而过;四星碧绿水蓝天酒店,金碧辉煌;三合一初级中学书声琅琅;再往北方向,是崭新的县人民医院。

2014年,靖西至那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,大大缩短了那坡与外界的出行距离。2015年,那坡至富宁的高速路也相继修通,更加方便了云桂两地的物流及商贸往来。去往南宁只需坐40分钟的车到富宁便可转乘动车到达,全程只需两个多小时,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!

2020年开工建设的百色到那坡平孟段高速公路正在如火如荼推进,有望2024年底建成通车。那是一条与东盟连线的快捷动脉,也是一条边贸黄金连线。它的建成,将与平孟一类口岸一道成为那坡与东盟最重要的物流、商贸、人文、旅游的大通道。

离开那坡久矣,工作之余,从朋友圈中经常分享到那坡县城如诗如画的短视频,美轮美奂的微动漫以及好听的尼的呀仙乐。远山、稻田、群楼、村舍、烟霞,山川俊美,既丽且姝。每每那刻,一股暖流漫过心间。

又是一年春节将至,美好的地方总被上天泼墨美丽色彩,那坡的变化无需更多言语描述。在那里,人们安居乐业,也对未来充满憧憬!

【作家简介】莫维铭,广西那坡人,百色市文联主席,广西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《携爱行走》《回家,回家》等散文集。

母爱埋伏在中年等我

□ 展爷(壮族)

多年以前,我留着披肩长发,裸着肌肉横生的上身,跨着风驰电掣的摩托车,穿梭大街小巷横冲直撞,频频鸣笛。母亲站在青苔斑驳的围墙下,默默看着,不发一言。她的目光支离破碎,散乱成没有秩序的文字,我也不屑去读。或者说,压根儿就不挂上心头。

有次我跟人打了一架,啤酒瓶在那人头上溅出了浪花,流下来的却是蚯蚓般的血丝。我的代价是腿上吃了一刀,皮儿翻裂剔见骨头。我逃回乡下,医院的黄院长呵呵笑着,像菩萨,却不放麻药就缝了。他穿针引线,我鬼哭狼嚎,震得瓦砾之上老鼠惊慌奔走。就在这时,母亲推门进来。我眼里有了惊悚,嘴上却大大咧咧:这摩托车真烂,摔了我一跤。黄院长却嬉皮笑脸:是啊,摔下来又恰巧碰上刀子。我睨他一眼,刚想回应,母亲却双手抱肩,好像漠不关心,她说了毫不相干的一句话:如果有一个女人管你,我就放心了。

我在另一个城市读师范时,母亲隔三差五就来信。开头总是那一句话:亲爱的展儿。我觉得肉麻,皱了眉头,先把“亲爱的”三个字涂掉,然后再往下看。母亲对儿子的爱化为最具体的物质,或说金钱。别的学生每个月生活费只有50元,母亲寄来的汇款总是100元,而且每月15日总能准时收到。这就让我喝啤酒、看电影、打桌球有了资本,在同学中显然已成土豪。当然,偶尔也会请窈窕女生喝点冰花,但当时学校对学生谈恋爱严防死守,让我有贼心没色胆,女生的手都没摸过。母亲是个文化人,在穷乡僻壤的一所小学当教员,她经常捧着儿子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字,大声念给学生听。那些豆腐块铅字如笋细嫩,竟能支撑她多病的脊梁,一直坚持到今天。对儿子的挂念使母亲付出了沉重代价,那时父亲奔波在外,母亲白天住校,晚上才能回家。小偷乘虚而入,与母亲朝夕相处的两只鸭子和一个高压锅不翼而飞,一把锈迹斑斑的锁头被撬开,丢在杂乱的草丛里。这事发生之前,邻居曾劝母亲换个好点的锁头。母亲却说:我儿子拿着钥匙呢,换了锁头他进不了家。

一把钥匙便是一条回家的路。母亲在信里对我

说。

后来我在一所乡下中学教书,过着想入非非的日子。母亲在读够了儿子那些虚浮的文字后,把目光从《辽宁青年》登载我的一篇爱情小说上移开,忧郁地说:你该找个女人了,有个女人管你我就放心了。

从那以后,母亲经常在我面前提到一些女人的名字:某某女教师想送稿件让我修改,医院刚分配来的那个短发女孩爱吃甜食等等。母亲的不厌其烦,是想让儿子知己知彼,以便暗度陈仓将女人弄到手。那时的我年轻又特富有幻想力,把爱的渴望牵扯到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,那里有一个喜欢我的文字好像也喜欢我的女孩。

平淡无奇的生活过了两年,我终于进城了,在一家报社谋到一份差事。送我那天,还没带到毕业的孩子门帮着整理书本,收拾行李。母亲站在一棵枯黄的树下,腰身佝偻,如一本折叠的书。她远远望着,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。

进城以后,远方女友那边传来消息,她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清晨嫁人了。我于是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煎熬,后来用书本上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“天涯处处有芳草”等等傻话安慰自己。一到周末,我便回到乡下小住,关了房门埋头写作,蜈蚣爬上窗帘也不打理。母亲知道我心情不好,从不问什么,进出都轻手轻脚。她默默洗着儿子带回来的一袋袋脏衣物,晒干后整齐叠好,重新装进我的背包。那些日子里,母亲就像手中捧着一颗易碎的星星,小心翼翼地伺候儿子。

父母精打细算,节衣缩食,在城里给我建了一幢房子,母亲由此也当了两天的城里人。那天她到来时,脱了鞋子,用手提着,小心翼翼走上二楼的瓷砖地板,两眼不停张望,拘谨慎行,如同走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房子。母子俩人相对而坐,一时竟然没有言语。母亲苍老了许多,时间的推移使她日光日渐浑浊,皱纹日渐深刻。母亲在长吁短叹一番风湿骨关节炎之后,边捶后背边对我说:我真的老了,可觉得你总长不大,有个人照顾你,我就放心了。我说:那就找吧。

时光流成潺潺的一泓水渠,让我静心平气,从它能够容忍的高度和宽度中走过。母亲就如水渠前方一盏瘦瘦的灯,照亮田埂,让我寻到回家的方向。我的大女儿出生前,母亲提前退休,搬来县城与我们住。女儿满

三个月时,我调到外县,一脚踏进异乡,从此开始了20年的交流干部生涯。前几年小女儿出生,母亲喜出望外,但更忙得焦头烂额。一到周末,我得返程300公里,连续驱车4个小时。“没有人能告诉你,事先警示你,继续活下去该怎么应对孤独。孤独就像电荷,你能承受一定数量而不至于死去。”我独自一人开车时,经常默念文学巨匠威廉·福克纳这些名言。车窗之外,刮着疾风撕裂绸缎的声音,时刻感受到速度和危险如影随形。车到家门,打个喇叭,那扇门应声打开,母亲像是守约,探出一头银发,满脸沟壑浮上笑云:我估算着应该到了,果然是。我从车灯撕裂的光线里走出:深夜十一点钟了,您还不睡?母亲手中扬起一本破旧杂志:看书等你。我瞄了一眼,脸上却挂不住了:二十年前捅娄子的文章,别再看了。当年这篇杂文被人对号入座,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,百般周旋才平息事端。母亲长叹一声,眼光揪心:谁都有伤疤,时常捏捏,才记得疼。

我的心里咯噔一下。人到中年,却还让年迈的母亲担惊受怕,愁绪牵肠,让我倍觉惭愧。

我习以为常地在母亲面前掠过冷风,匆匆而去,谁能说自己连停步说话的时间都没有?母亲身体瞧不出有多大毛病,晨钟暮鼓却是声声敲响,谁能阻挡她的脊梁节节变老?外出奔波,我把家门当成了客栈,母亲内心已成四面漏风的篱笆,谁能保证不在下一场风寒中颓然倒塌?母亲站在深夜的灯盏下,睫毛稀落,如秋后的孤独墙草;眼眶裂皱,如过冬的干枯水井。我像肥硕的藤蔓,坚定不移朝着一个方向汲取亮丽的养分,然而攀附的山岩,已被榨干。年少轻狂,并不体恤母亲;只有走到中年,才会真正感激母爱,那种震动深入骨髓。这个夜晚,像乌云蔽月的瞬间撕裂,又像浓雾遮天的光亮乍现,一下子就撬痛了我的心尖。蓦然醒悟,浓浓母爱,就在儿子的中年路上埋伏,与我撞个满怀。

【作家简介】展爷,本名卓展,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人。广西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作品集《本乡无事》。